

傲及內向的個性，無奈地扼殺了一份可以培養的互信，但如果真有人視交友為一個沈重的包袱，那也就只好罷了，倒不如仍是唱著自己的歌，天涯海角任意飄去。

「……接到妳的信，非常欣慰，畢竟是掌上明珠……」捧著爸爸的字，那份濃濃的關懷正是家裏為我點上的明燈，想起那天到老師家烤肉，一行人好不容易摸黑走到省議會等車回校，卻突然看見綠色的公共電話，知道自己並不比別人堅強，再也忍不住要來幾個銅板，一聲「媽媽，我在省議會……」就無法接下去了，是啊！是班上的活動，必須得參加，所以這麼晚了還在荒郊野外，媽媽不必擔心，有許多同學作伴的，大家都很好心，彼此照顧，不會有危險，下星期我一定會回家，不要掛念。放下電話，心裏仍是滿滿的家，如果現在搭的車

## 老童生該死

從前在科舉時代，縣試考取者謂之秀才，考不取者，統稱為童生，雖年至六十，也不例外。清末有老童生某，於試卷之末，題詩一首，備述苦狀，希望主考官憐其老成，而成全其苦志，不料學使閱完卷子，拍案叫絕，因援筆批數字於後，仍擯斥之。

原詩曰：「老童接筆淚漣漣，」批曰：（愛哭）「窗外讀書四十年，」批曰：（未必）「今日憲臺仍斥我」批曰：（當然）「回一命到黃泉。」批曰：（該死）

是直接開到家的，該有多幸福！有的人不會長大，只會逐漸蒼老。家裏牽引我的力量，是那份從出生就產生的情感，一年、兩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永永久久不會改變，離家求學、生活，外來的打擊和未料的折磨，只能刻深生活經驗，不能強在未曾粉飾的個性上塗抹圓滑及虛偽；當以後變成老太婆時，唯一所能留住的過去，大概也只剩下這點兒了。

似棉絮飄散在空中，周遭的人事就如此織織密密地網住了我，日子雖然仍會在平凡中渡過，生命所獲得的已足以豐厚整個人生，就像盈滿了雙袖的星輝，最亮的、最不亮的、最遠的、最近的，我都會記取，為這段日子留作一個最深的回憶。

最後要謝謝一個好友，逼我改了寫好就撕的習慣，今天，才有這篇稿子的完成。

## 頌詩驚人

某日，某翰林的太夫人壽誕，曉嵐前往道賀，眾人唱詩稱頌，輪到曉嵐，他高誦：

這個婆娘不是人  
闔座大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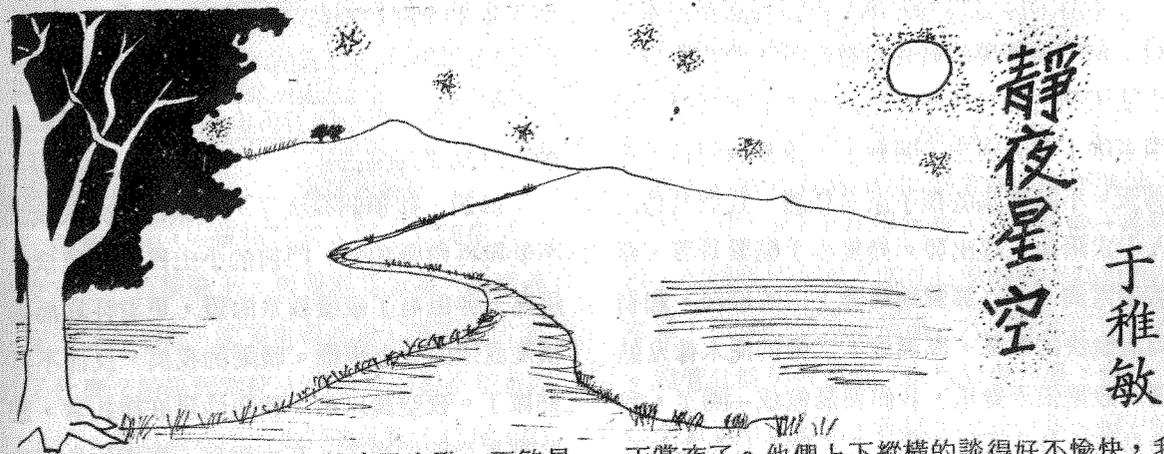
曉嵐不慌不忙接吟：

九天神女下凡塵  
眾人才始化驚為喜。

不料曉嵐又吟：

生下兒子去做賊  
某翰林聆後滿臉不悅，眾人又是一楞？！  
但見曉嵐若無其事的朗聲續吟：

偷得蟠桃壽母親  
使主客們的心情：乍驚乍喜，忽惱忽樂，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

## 靜夜星空

于稚敏

靜謐的夜晚，有如一首赤子之歌，而繁星是歌中甜蜜的音符。低吟著，流連著，總是使人一遍又一遍地，懷念著兒時玩伴及童年時光。祥和的樂音便在不知不覺中，凝聚成填膺的溫馨。

記憶中兒時的夜，是悄悄地，慢慢地披上大地；而星子卻在霎那間「刷啦」一聲，灑得滿天盡是，就像那家頑皮的孩子不小心打翻了母親的首飾盒，倒了一地的碎鑽一樣，夜就從此熱鬧起來。然後，一個接一個亮入心坎的童年故事也開始滋長。

小時候，老家前的小山路沒有路燈，所以只要是晴朗的晚上，月光和星光便成了我們知心的伙伴。我們喜歡在黃昏時刻，等待著第一顆升起的星星，每次總是那顆最亮的星先出現。大人們說，那是顆「賊星星」，因為夜晚是他「幹活」的時候，當然得起早些。後來我們對這顆星星便刮目相看了，總覺得它的光彩單獨地映在將暗不暗的灰色天空中，真有些詭譎神祕呢！它並沒有孤單太久，因為轉眼之間，天全黑了，所有的小星星都蹦出來。記憶裏，那時候的星空特別繁亂，擁擠的星群像要淌下來般，孩子們個個仰著頭拍手歡呼：「一閃，一閃，亮晶晶，滿天都是小星星……」；而大人們早已擺妥躺椅，小桌、點心，圍在一塊兒聊

天賞夜了。他們上下縱橫的談得好不愉快，我們也東南西北地跑得起勁。

夏夜的山坡上，沒有一處是沈睡的，輕靈的螢火蟲閃爍地穿梭在夜幕中，小女孩們興高采烈地追逐著牠們，忽東忽西的，不一會兒便氣喘吁吁；花草含首默吮芳香的露水；孩子們傾身細聽朱爺爺的「現代說書」：「孝子閔子騫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美人魚」……一點一滴也全潤活了幼嫩的心靈；看不見的蟲兒們，不分軒輊地鳴叫，那聲音卻十分和諧悅耳；小男孩們也正「夜間作戰」地不可開交，跑呀衝的，往往二人相撞掉了牙，免不了抓回家「修理」一頓，重獲自由時，仍然親愛地玩成一堆。在如此的夜裏，沒有理由不享有和平與安詳的

偶而，我們這群孩子也會壯起膽子，跑進附近一間有名的「鬼屋」中探險，那是一棟擁有偌大的庭院和華麗建築的巨宅，荒廢已久。在星兒們嘲笑的眼神下，我們戰戰兢兢地魚貫進入，突然朱小弟不見了，大夥兒嚇得衝出屋外，縮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為據阿花弟所說，在黑暗中有「一隻手」把朱小弟拖進去了，沒想到，就在大家驚慌失措的當兒，但見朱小弟和二位較大的孩子，有說有笑地走出來，原來他們也是來「抓鬼」的，誤把朱小弟當成「鬼」了呢！

# 沈思偶拾

賴敏雄

，睜眼一看，不過是電話帳單罷了。不過當上面有三個字映入我的眼簾時，只覺眼前一片昏黑，如同晴天霹靂，怵目心驚的我，已是呆若木雞，整個心弦為之震撼，久久不知如何是好。儘管此時仍依偎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惟心情已不若昔時的舒暢、開朗。究竟是那三個字使我受到這麼大的衝擊呢？

「爸！明天又要繳作文費了，你說怎麼辦？」「好！好！只要你能痛定思痛，學到一種真正屬於你自己的能力，『錢』該不是學習過程中的重大障礙吧！」儘管如此，米缸已快見底了，這幾天的菜餚不是滋味的，可憐一身充滿勞碌細胞的爸爸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厚顏向張伯伯告貸去了。唉！此時的公務員，三餐溫飽已屬不易了，學琴、學作文…顯然夠奢侈的了學來既費心神，還得常常借貸，何必自討苦吃呢？偏偏爸爸熱衷此道，拼命的投下大量資本，弄得餐桌上罕有令人興奮的光景，偶而上動物園看些稀奇古怪的動物，跟著一些目不識丁的阿公、阿婆混水摸魚進去看「免費電影」，遠足呢？對我們家幾個小蘿蔔而言，往往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，看到別家小朋友糖果、餅乾、點心滿袋裝，而我們除了一壺開水，簡陋飯盒外，能有幾片巧克力或口香糖，就感到很難得了。「窮」與「富」在小孩看來，永遠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不平衡現象，惟每見父親常常加班至深夜，心中怨恨或許有了某些程度的壓抑。世上永遠存在有不可理喻的事情呢！誰教「窮」環繞著我們呢？

常人說得好：「文藝氣息有待從小一點一



綿綿細雨，一絲絲降落人間，陣陣微風，吹進斗室，直撲臉上，頓覺異常舒暢，的確連日來的惱人事務，成天東奔西走，真不知活著爲了什麼？勞碌固然使人們免於一些不切實際的迷惘，然日益消瘦，憔悴的身軀，心神上的壓力，又有多少人能了解箇中滋味呢？拋開手上舞動的筆，暫時卸下那眼花瞭亂的原文書，該是庭院漫步的時候了。

正值陽春三月之際，牡丹開出了鮮艷的花朵，那紛紅的顏色足使以令人連想到楊貴妃嬌嫩的皮膚。尤其牛毛細雨灑落在隨風飄舞的牡丹花上，益增加了她那艷麗奪人的風韻。池塘裏的魚兒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快活地於水中穿梭來往，有嬉戲追逐者，有彼此互道心聲者，有含情默默者…，神情百態個自有不同，然這些大自然中的悠遊者，的確也夠令人羨慕了。春—不愧是大地新生的美好時光，此時的植物，似具火一般的生命力，欣欣向榮蓬勃生長之態，真令人有返老還童之感。你看！紅色的石榴，白色的蓮花，毫不含糊在於池畔增艷。蒼鬱的古樹，卓然聳立的孤松，滿園朵朵嬌艷的長春花，杜鵑花又再度的顯示了它的媚力—白花黃花相間，令人美不勝收。小雨點不時柔和地打在我的臉上，配上那濛濛細雨的美景，別有一番清新之感，可見終究還是大自然可愛、迷人。

猛然「ㄉㄤ！」一聲，牆外飛進了一封信件，此時正與大自然默默相對，沈醉於其中的我，仍然身手矯捷的奔向前去，「接殺」出局

誼，我們不願探知星球的名字，就如我們不願計算彼此間的友誼有多少一樣，這一切都是生命中最純潔，最自然的上天賜予，我們只能感謝，只能盡其享用。

終於，孩子們長大了，學業的壓力使我們不能夠再嬉戲如昔，門前的小山路也擴建成大馬路，非但有了破壞夜景的燈，更有叫囂而過，橫衝直撞的大小車輛。晴朗的夜裏，反而不再熱鬧了。夜空裏只剩下較亮的星在掙扎著，想展露那微弱的光芒。在大夥兒一同遊玩的最後一次元宵節，我們特地請電力公司熄了路燈，再重享一回兒時的星空。星兒依舊，然而幾年內，那一排五戶人家，卻都陸續搬了家，那年的元宵節是告別童年時光的最後筵席。

有時，偶而踱回曾歡渡童年的小山坡上，總有一份悵然，當年的黃泥巴小路，如今已是大廈林立，使那五棟矮房子，益發顯得老態龍鍾，孤寂潦倒。我撫遍小薇、朱小弟、玲姐、小蕊家的大門，彷彿兒時的笑語又回到了耳畔，而他們都已成了優秀的大學生，這些老屋竟也在落寞中透著一股高傲的精神，原來人生時時有曲終人散的苦處，但是別後的振翅高飛，卻是成長必經的路程啊！

在外地求學的幾年中，極少能找到像老家山上那樣繁密的星空，偶而在黃昏時，瞧見「賊星星」，便已感到萬分親切。雖然童年時光已逝，但是在人生行路上，我仍繼續地檢拾著豐盛的情誼與幸福，而在五花十色的城市燈火耀眼外，仍有燦爛的星河深遠地延展在靜謐的夜裏，只待我一一捕捉，歌詠出人生中永恆的赤子之歌！

那時，因為沒有電話，所以每回都得奉父母之命，頂著黑暗到幾百公尺外，轉告張媽媽「明天到市場順便帶斤豬肉回來」，或是提醒李老師「明天別忘了開會」，或是請趙伯伯來聊天。不論那家的孩子派有任務，我們其他的人一定陪他一起出發。幾隻小手緊緊握著，藉著手電筒，小心翼翼地踏著上山的階梯，起初尚有愉快的歌聲，漸漸地，二旁的樹木像鬼魅攫人般地張牙舞爪，我們便瑟縮成一團了，我總是第一個大哭的傢伙，而也總有好幾個聲音安慰著我：「別怕！我們會保護妳的！」然後，大家相互扶持著走完那段黑暗的路。雖然每次都害怕得很，但我們仍樂此不疲。尤其是我，不知爲何，至今仍特別懷念那種情景，和那一聲聲猶在耳際的「別怕！我們會保護妳的！」

我們時常在玩倦了時，像蝙蝠般倒掛在單槓上，望著滿天星斗，比賽眨眼。記得有一回，玲姐詩興大發，要我們形容這星空，小蕊說：「像綴滿鑽石的晚禮服；」。

我說：「像小薇的眼睛。」

小薇笑我呆，她那來如此多的眼睛！我急急辯道：「真的！妳的眼睛就是這樣亮晶晶的呢！」

朱小弟突然冒出一句：「我看哪！像塊又大、又破的黑布！你們瞧！有那麼多的破洞！」

大夥兒被惹得笑痛了肚皮，而笑聲一直盪在那幸福的夜裏，因為只有童稚純真的赤子之心，及酣熟的情誼才是永恆的平靜。

年幼的我們，從來不知感歎日夜交替的匆匆，也從來不曾探求宇宙的浩瀚，但那些不知名的小星星和恬靜的夜，卻早已成爲我們心中最珍貴的寶藏，就像存於玲姐、小薇、小蕊、朱小弟、阿花弟和我，心坎上最真摯的一份情